

两年前，吉隆坡写生团的画家游岫荏赠我系列麻疯病康复者的素描写生，其作品具有一种日记意识，他特意在旧书泛黄的纸上，速写我的老朋友的神韵形态，下笔潇洒，把我的老朋友特征完美捕捉了下来，形神兼具，叫我非常感动。

去年12月，当我邀请游岫荏担任希望画展策展人时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我知道，他的创意会为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感觉，同时为希望之谷开启一个新的却永存的精神世界……

装置艺术，记不被遗忘的人

步入希望之谷画展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位于画廊中央的这棵树。这棵树由两千多张人像速写所组成，让大家感受早年一群被隔离的病人发出的叹息和呼应，引起当代人心灵强烈而广泛的共振。

早年，走入希望之谷的病患，大部分以惆怅、忧伤和无以名状的失落走完他们的一生。还活着的康复者，多想找回失去的自信与尊严。游岫荏的装置艺术让希望之谷一张张本来模糊的面孔变得清晰，也诉说了一个个独立的人想被认可、被看见、被记得的过去。

“曾经有那么一批人，因为疾病而待在与世隔绝的地方，默默为抗病而奋斗与牺牲。后来发现了第一个能治疗此病的果实，点燃了大家的希望，这些默默无名的树就此为千万个麻疯病人遮风挡雨，守护着大家的健康。”游岫荏说，一个装置艺术可以以“共同与共享”的概念来完成是很有趣的事，看了策展空间，他决定要在画廊中间“种”一棵希望之树。

他之所以选择把人物素描画在泛黄的老旧纸张上，是为了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：如果我们现在不珍惜，也不维护我们的活文化资产，麻疯病康复者的一生将会在民众的记忆中逐渐模糊，进而被世界遗忘。

在众多的人物素描当中，也有康复者为了纪念自己的小孩，画了一个婴孩。早年在希望之谷，病患与病患之间可以结婚。一旦生下小孩后，则必须与小孩分开，交给婴儿之家的护士照顾长达半年。之后，病患可以选择自己抚养小孩或把小孩送给外人领养。现在，这些当年被送走的小孩当中，有部分成功寻回自己的亲生父母，有者可以与在世的亲生父母和家人相见，有者则到亲生父母坟前相认。



游岫荏教院民速写的技巧。

一切艺术都存在于感觉和感情这种直接性之中，尤其是人与人之间、人与土地和自然之间的感情，让艺术变成纯粹感性的活动。巅峰时期，希望之谷曾隔离了2440个病患。去年12月，院民画家、义工及医护人员在希望画展策展人游岫荏的带领下，画出了他们的老朋友，最终完成的两千多幅人像速写。这些作品现在变成了一棵树，取名为“希望之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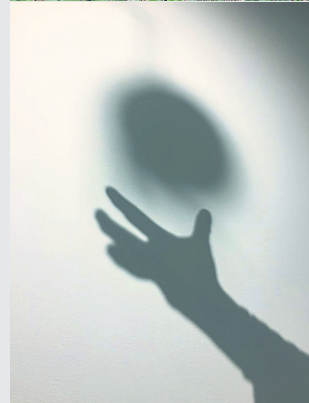
▼大枫仔树的果实最早是用来治疗麻疯病的。



▲这棵树就叫做大枫仔树，目前希望之谷还有四棵。

◀这果实曾经带给病患康复的希望。

▼来自不同背景、国籍和年龄层的病患速写，形成多元一体的历史记忆。



果实的影子

在现代药物问世之前，利用大枫仔树的果子治疗麻疯病是盛行的偏方。病患必须把果子壳敲碎取出如种子来生吃，味道辛辣，吃多会头昏目眩和呕吐。后来，注射大枫仔提炼的油取代了这种口服药，但并不见疗效。

1948年，现代药物氨苯砒（Dapsone）面世，能有效控制麻疯病，但病患至少服用20年或终生治疗。1982年，麻疯病特效药综合性药物治疗（MDT）问世，麻疯病已经可以被治愈，病人也无需遭到强制隔离。因此，目前还居住在希望之谷的康复者，是麻疯病走入历史之前最后一批的留院者。

画廊中的希望之树“长出”数十粒果子，而这个果实影子的投射出自游岫荏的构思，他刻意在画廊的某个角落留白，让我们借由一个微弱的影子去想像、去试着感受麻疯病人所经历的具体的磨难和危险。

当年，这些被隔离的麻疯病患者到底遭受了多少社会的压力、误解与偏见，身体和心理上究竟承受了多少苦痛，才走到今天？曾用身体做活体实验，促成我们今天免于麻疯病威胁的康复者，今天还真实的活着，他们的灵魂始终清醒地在场，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，让他们老来得到安慰与补偿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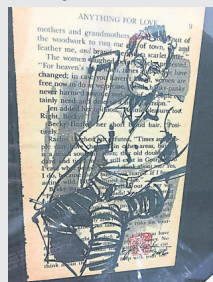
人物速写画被排列成一棵大树的造型，树上结满果子。

生命的希望之树

文：陳彥妮

圖：受訪者提供

游岫荏送给故事馆收藏的院民速写画。



麻疯病非遗传性疾病，病患子女都是健康的。

